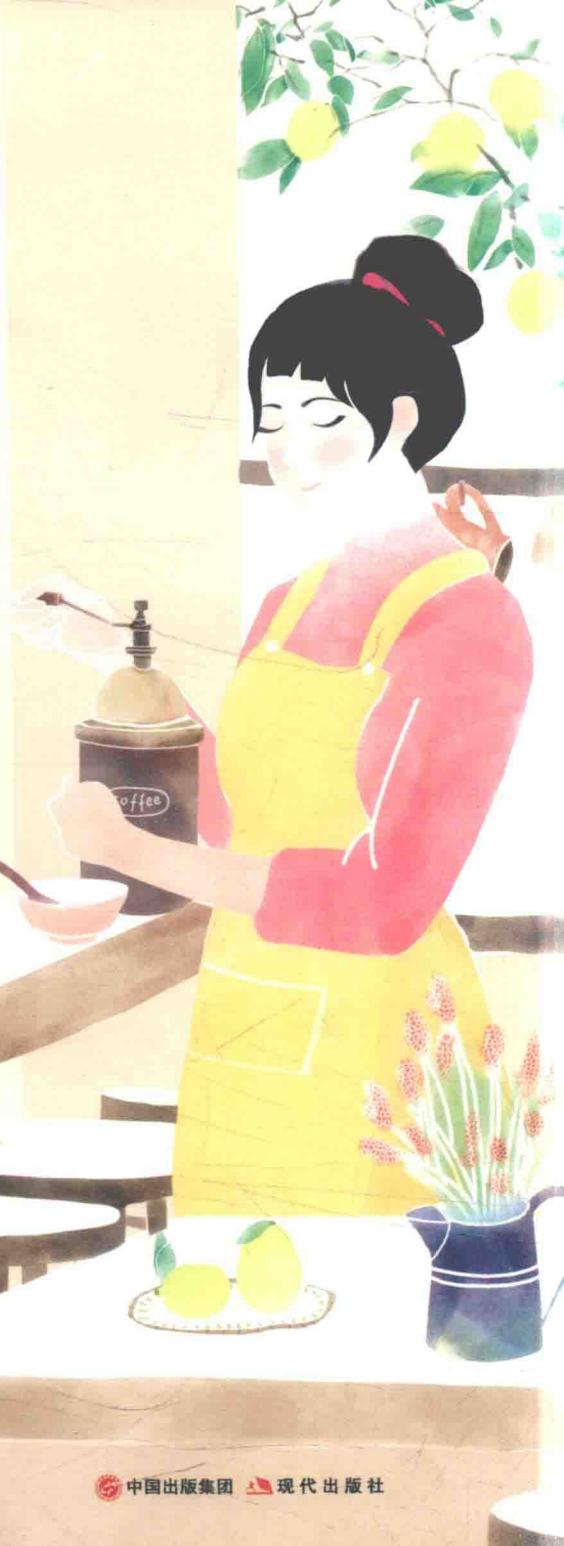


咖啡馆

推理事件簿④

休闲时光的五种风味

〔日〕冈崎琢磨 著
李桂媛 译



咖啡馆

推理事件簿 ④

休闲时光的五种风味

〔日〕冈崎琢磨 著
李桂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咖啡馆推理解事件簿.4，休闲时光的五种风味 / (日) 冈崎琢磨著；李桂媛译。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7.3

ISBN 978-7-5143-5379-2

J.①咖… II.①冈… ②李… III.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0659号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5-8122

COFFEE TEN TAREERAN NO JIKENBO 4

BUREIKUHA GOSHURUINO HURE-BA-DE © 2015 by Takuma Okazak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karajimasha, Inc.

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karajimasha, Inc.
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China.

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© 2017 by Modern Press Co., Ltd.

咖啡馆推理解事件簿.4

休闲时光的五种风味

作 者：[日] 冈崎琢磨

译 者：李桂媛

责任编辑：曾雪梅

出版发行：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电 话：010-64267325 64245264（传真）

网 址：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：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：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60mm×900mm 1/16 印 张：11.75

版 次：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：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43-5379-2

定 价：29.80元

目录

午后三点前的无聊风景	001
帕列塔之恋	027
消失的礼物飞镖	083
可视化的原生艺术	115
在塔列兰咖啡馆的庭院里	153
特别篇：如释重负	173

午后三点前的
无聊风景

“青山先生……”

咖啡师切间美星的声音突然中断，我不由得抬起了头。

“青山先生是这里的常客，也不用我再多解释了……如你所见，我们是间小咖啡馆，即使只有两个人，也足以继续经营下去。”

“就凭你们两个人和一只……”

“猫哪能算人手，虽然有时候忙得连猫的手也想借来用用。”

看到美星面带微笑，我也就放心地把视线转回了正面。她正让我体会着十足的享受，她若是不高兴就不好了。但，似乎我的想法不过是杞人忧天。

她正在试着解释今天发生在咖啡馆里的事件。我今天目睹的情景，将要通过她的语言和她的理解逼真地再现出来。

如在梦境一般的惬意之中，我的意识仿佛被牵引着，开始了时间的回溯。大约在一小时前——

午后两点。

居于京都街头一隅的塔列兰咖啡馆，正一如往常地消磨着一天中最无聊的时光。

我弓着背，坐在挨着吧台的椅子上，保持这个姿势超过三十分

钟了。

这个店的咖啡师切间美星从刚才起就一直在刷洗餐具、收拾咖啡机，根本不理会我。准备客人点的饮品自不必说，从接待客人到打扫卫生，经营咖啡馆必不可少的事务大半都落在她的肩上，所以我想，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目光转向大厅的一角，美星的表亲藻川又次大叔正舒舒服服地打着盹儿，随着头一点一点的，他屁股下的椅子便摇船般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他是这个店的老板，名义上还兼任主厨，但他基本上把热情都用在偷懒上，所以打盹儿这样的事，美星也不会每次都责备他。从我第一次踏入塔列兰，至今已半年有余，能感觉得到这老头子偷懒的毛病愈演愈烈。

店里有两桌客人。平日的午后一般都这样。我没见过他们，估计都是第一次来。有时候我也会和这些人交流以消磨时间，但今天实在没有那份心情。四月的暖阳从门缝间偷偷地溜进来，勾起我一身的慵懒，我望了望挂钟，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。

这么无聊的时间，还要再持续一个小时啊！

我使劲地伸了伸懒腰，在椅子上把身体转了一百八十度。在我和正面的大窗户之间，有两张四人桌，分别坐着两拨客人。

正对面左边，靠近咖啡馆门口的那桌是母子俩。妈妈看起来很年轻，但给人感觉很沉稳。束起后搭在右肩的头发和一袭长裙，流露出她的优雅。年幼的儿子咿咿呀呀地说着话，他不坐在妈妈的旁边，而是坐在对面，那样子似乎在告诉别人：“我不是小孩了！”似在逞强却又招人喜欢，他彬彬有礼地挺直身体，紧紧地握住吸管喝着果汁。

右侧桌边坐着的是个男子，正好与那个孩子背靠背，看年纪称其大叔也行，叫他大哥也无妨。身上的西装和腕上的手表都让人感觉像是个有钱人，但并不令人生厌。可能是因为他那张圆圆的脸给人老好人的印象吧。他好像很在意同伴的感受，不停地张罗着什么。但那不勒斯风味面一上桌，他就自顾自地一扫而光，看起来有些滑稽。

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和他隔桌相对而坐的女子。她的穿着比较寒酸。这个季节还很凉，她却光脚穿着一双颜色脱落的凉鞋。薄薄的连衣裙既没装饰，也没口袋。敷衍地化了化妆，长长的黑发干巴巴的。是情侣吗？看起来男子的年纪比她大很多，男子一直在那里说着什么，女子并不回应只是认真倾听的样子，与其说是文静，不如说低声下气更为贴切。

左边是母子，右边是情侣。幸好这两对儿都没注意到我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对他们抱有特殊的兴趣，只是比起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多少能排遣一些寂寞而已。

于是，我决定继续我的观察。

午后两点十分。

“唉，手提包破了一个洞。”

右边桌的女子好像自言自语地嘀咕道。

“哪里？由美，让我看看。”

男子马上表现出担心的样子，被叫作由美的女子把挎包递给他，男子打开那个小包，拿出手机和手巾后，里面就空空如也了。挎包看起来做工很粗糙，纱布一样的质地，薄薄的，到今天才破倒

可以说是奇迹。外面连一个口袋都没有，翻过来看里面，连个隔层都没有。就这样，再破个洞就没法用了。

“啊，真的啊！”洞口有记号笔那么粗，男子将同样粗细的食指插进洞里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”

“那怎么好意思，和夫先生。”由美有气无力地挥着手说。

声音里夹杂着复杂的气息，又非常柔弱。

“没关系的，别和我客气。”

“总是给我买这买那的。”

“我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。由美如果能得到幸福，哪怕是一点点，我都很幸福。”

这种道白只是听一听就感觉身上发冷，看起来和夫是非常认真的。还挎包时脸上浮现的笑容非常自豪。我想，穿着单薄的由美最好别再感觉浑身发冷。

“今天，我们正好相识一年了，晚上好好庆祝一下吧。我预订了一家夜景非常美丽的餐厅。”

以前曾听人说过，京都有限制建筑物高度的规定，如果实在想看美丽的夜景，只能到比叡山或大文字山顶。这种说法有点夸张。其实从餐厅或许也足以欣赏到美丽的夜景。但不管怎样，我是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夜景。

相识整一年！他不是说交往整一年，顿时使我有种窥探到他们之间微妙关系的感觉。可能是因为我身边就有类似的例子吧——我偷看了一眼美星，她没有任何反应，仍旧忙着手里的工作。先不管她吧。我总觉得这一对有些不太般配。

“好期待啊，太感谢了！”由美高兴地笑着，“那天黑之前怎么

办呢？”

“现在咱们要去京都站的剧场欣赏音乐剧，半年前我就期盼着这场演出，票就在这里……啊！”

和夫想要取出票，把敞着口的手包弄翻，里面的东西噼里啪啦掉了一地。地板上不但散落着长形钱包、票等，还有一件东西滚落到由美的脚边。是一个小盒，外面包着一层天鹅绒，里面是什么东西不得而知。

“没事吧？”

发现这边有动静，美星要从吧台内走出来。

“没什么，对不起，没事的！”

和夫慌忙制止咖啡师，准备捡拾地上的东西。除了由美捡起来的东西外，大部分都是和夫自己捡起来的。在这期间，他差不多接连说了十次对不起。随后先是坐回椅子上，注意到由美怜悯的目光后，不知是否因为感觉坐立不安，嘴里不知咕哝着什么，又离开座位去了卫生间。

和夫回来之前，这桌估计不会有什么动静了。我把观察对象转移到了邻桌。

午后两点二十分。

“小真，好喝吗？”

左边桌。儿子喝了一口果汁，噗地呼出一口气，妈妈微笑着问他。

“嗯，好喝。妈妈的呢？”儿子也十分乖巧地反问妈妈。

妈妈轻轻地摇晃装着咖啡的杯子回答：

“妈妈的也好喝。”

“你的是什么？”

“是咖啡。大人喝的饮料。”

“咖啡。”小真学着妈妈说了一遍，可是口齿不清，“啡”听起来像“灰”。

“什么味道？”

“喝一口尝尝？”

妈妈调皮地笑笑，站起来坐到了桌子对面，一下子抱起儿子，坐到了空出的椅子上，把儿子放到腿上。然后她把装有咖啡的杯子拿到自己面前，看着儿子说道：

“给你加点儿糖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小真使劲地点着头，可是小脸紧绷着。面对这未知的饮料还是有些紧张啊。喝咖啡，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不是小小孩，但无论是被妈妈抱着的姿态，还是咖啡中加糖，都背叛了他的初衷。

桌子上配备的糖罐，用配套的调羹舀十勺就会掏空。糖罐是陶瓷的，雪白的表面上自然地滑过几条等距离的斜纹。妈妈打开盖，用插在里面的小调羹舀了满满一勺糖，放到了咖啡里。然后又拿起咖啡托盘里的调羹，在咖啡杯里搅拌后，舀了一勺送到儿子的嘴里。这时小真确实是主动要喝的咖啡，但之后马上皱起眉头，沉默不语了。

“.....”

“怎么样？小真，好喝吗？”

“嗯，好喝是好喝，我还是喜欢再甜一点。”

没想到还在逞强！确实，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！

“那就再给你加点糖？”

都这时候了，是不是该坦白地说“太苦了，我不想喝了”，也许后悔之意已经掠过小真的脑海，但这种体验一定会有助于孩子的成长。

妈妈又舀满糖，而且这次是放了两勺。小真也很机灵，趁机用果汁清了清口。最终他是赢得了胜利，还是被对他无所不知的妈妈继续耍弄呢？

正当我热衷于母子俩之间的较量时，和夫从卫生间回来了。

“音乐剧开演的时间要到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他用看起来很柔软的手帕边擦手边说道，好像要掩饰刚才的失态，不过一字不提反倒让人感觉不自然。

由美起身准备走出咖啡馆。这期间，和夫叫美星到收银台结了账。然后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——如果想牵手还有些够不到的距离走出了店门。真是一对百看不厌的情侣啊！这之后我的寂寞会加倍增长吧。

午后两点三十分。

第二次试喝，小真依然没有承认咖啡不合自己的口味。

妈妈非常享受这种状态，加进去的糖多得根本都无法融化，还要往里加。可是，糖罐好像已经见底了，调羹碰得糖罐噼啪作响。

“糖用光了！”也许是心理作用，小真的声音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。

“真的哎！”

可是，妈妈向四周东张西望了一圈后，拧着上半身，自作主张与邻桌的糖罐调换了位置。别说正酣睡着的藻川大叔，连美星似乎也没注意到。该不该提醒他们一下？是不是多管闲事？我正纠结着，这时——

“哎呀呀！你在干什么？”妈妈突然发出尖叫。

原来小真的手指沾满了砂糖。他好像是把手插进了刚换过来的糖罐里。为了制止妈妈继续胡闹，小真终于放出了大招！

美星察觉到这里的异样，马上跑到桌边来。

“没事吧？我马上拿湿巾来。”

“实在抱歉，快，说对不起！”

刚才还装成小大人模样的小真，此时却马上要哭出来似的呆呆地愣在那里。

“请您别介意，毕竟还是个孩子。”

美星苦笑着拿起糖罐。这时，小真的妈妈紧盯着它，若无其事地问道：

“那个糖，要丢掉吗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实在是太不好回答了。孩子把手插进去，砂糖不可能再继续使用了。但又不能对孩子家长说“因为太脏了”。

正要回到吧台的美星感觉有些蹊跷，她停住了脚步。小真的妈妈似乎在考虑着什么，然后终于下定决心地说道：

“如果要丢掉的话，怪可惜的，送给我吧。”

对此我也有些始料未及，脸皮太厚了吧。

“不，那可——”

任何时候对待顾客都彬彬有礼的美星，这时也无法完全掩饰住自己的不快。这种事情一旦认可的话，为了要砂糖，以后顾客有可能故意把孩子的手插进糖罐。注重细节的美星肯定是想到了这一点。

也许小真的妈妈想到了同样的问题，接着她又说了下面这句。

“我赔偿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也不是故意的。”

一瞬间，美星变得面无表情。可随后马上又浮现出平常，不，比平常更为爽快的微笑说道：

“好的，明白了，我去拿个装糖的袋子来，请稍等。”

改变得够快的啊！不愿和麻烦的顾客过多纠缠，这种心情倒是可以理解。但，照这样下去，这个店还能维持下去吗？我不免有些担心。

我以为美星会回到里面的备餐间，可她却中途走到大厅一角，叫醒了打盹儿的藻川大叔，然后对他耳语了几句。藻川大叔瞬间充了电似的站起来，根本不像刚刚睡醒，以敏捷的动作冲出了塔列兰。

美星回了备餐间，大厅里只剩下母子俩和我。

午后两点四十分。

返回大厅的美星手里拿着透明塑料袋和漏斗。看到这些东西，小真的妈妈沉下了脸。

“有袋子就可以了，我自己装。”

事实上，塑料袋大得足以装下整个糖罐，只要将糖罐口朝下倒在袋子里就行。

然而，美星却没有把塑料袋和漏斗递给她。

“那不行，别再弄撒了。”

说完，便将漏斗顶端插进袋子里，糖罐口朝下倾倒下去。塑料漏斗被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耀，阴影下砂糖掉落到袋子里的情景，赏心悦目，与这个店里常备的沙漏极为相似。

砂糖从小小的糖罐中全部落进袋子，仅需不到五秒钟。就在砂糖即将倒空时——

“干什么！”

美星发出一声惨叫。小真的妈妈猛地伸出手，要将漏斗和袋子一起夺过去。

冷不防被突然袭击，肯定会坚持不住的。但，看上去美星虽然有些摇晃，可握着漏斗的手却紧紧地抓着，小真的妈妈并没能得逞。小真张着嘴呆呆地仰头看着两个人撕扯着，我也只能胆战心惊地观望。

最终结果，很难说哪一方获胜了。

由于妈妈撞击美星用力过猛，漏斗和袋子脱离开二人的手，地板撒满砂糖。

并且，这时，掉落到地板上发出坚硬声音的，不仅仅是塑料漏斗。

“啊！”

小真的妈妈尖叫着迅速蹲到桌子旁，背对着美星，把从地板上捡起的东西贴到胸口。

“你就别做梦了吧，即使那么做也没有用的。”

美星依旧很冷静。美星站在小真的妈妈身后，极其严厉的声音从她头顶凌空劈下，那声音即使在一旁听着，也会感到毛骨悚然。

“你现在要做的事，是一种犯罪行为！”

不知是否绝望的缘故，小真的妈妈目光变得呆滞，慢慢地张开了紧握着的手。

这时，一声铃响，塔列兰的门开了。

“对不起——”

进来的，是十五分钟前刚刚离店的那个女子——由美。她非常吃惊地指着小真妈妈手心上的东西。并没有和夫的身影，看来她是一个人返回来的。

小真的妈妈抬起头，看到了由美。之前还一直梦幻般的游离目光，突然间充满力量，变成了可怕的一脸凶相。

“还给你！还给你就行了吧？这破东西！”

她边站起边大声嚷着，把手里的东西朝由美扔去。然后，拉着小真的手，餐费也没付，懊恼地跺着脚离开了咖啡馆。由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呆立在那里。

美星弯下腰，捡起了被小真妈妈扔掉滚落到地板上的东西。和她刚才一样，美星把那东西放到手心里，紧紧地盯着看。

那是一枚钻戒。

“谢谢！”

由美深深地低下头，用纤细的声音表达谢意。

“他说把原本打算送给我的戒指弄丢了，心烦意乱的。所以我决定回来找找。我想有可能翻包时掉出去了。不过，能找到太好了。”

“对啊，没被人拿走，确实挺好！”美星微笑着使劲点了点头。

由美也以微笑回应，伸手去拿美星手中的戒指。